

天竹·蠟梅·水仙之憶

伍稼青

歲朝清供憶此三君

過去的流光，不能追回；而舊時的記憶，却可以喚起。我記得當我童年時，對於新年的來臨，最感興趣。因為新年有好衣服可穿，有壓歲錢可得，而且可以吃個爽俐玩個痛快。那時間還不懂得有什麼叫作西曆和陽曆，一年只有一個新年，每個人家對於「過年」這件事，都看得十分鄭重。單就客廳裏的陳設來說吧，在年頭上必須煥然一新。靠壁方桌的前面，要加上紅色桌圍，兩旁椅子上也要放起大紅披墊。在現成的燈鉤上還要掛上幾盞紅紗燈或明角燈，地上則鋪上氈毯。天然几的正中間，平時大抵祇放一座時鐘，那時稱作「自鳴鐘」，到了新年上則鐘的前面一定添上一盆水仙花。鐘的兩旁所謂「檯瓶」「檯鏡」的大磁瓶裏，却準得插上蠟梅和天竹，這便是叫做「歲朝清供」。每一年都是這樣，已經成了年常舊規。自然，也有些省儉一點的人家，不必是這樣的「鋪陳」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「過年」的繁文縟節刪除了很多，可是這「歲朝清供」都還是年年有，始終沒有「革」掉。我家院子裏沒有蠟梅樹，却有天

竹。因此，需要蠟梅時，多半是向親戚朋友家去折取。而天竹除自用外，頗有多餘，可以分送給人家。這情形一直維持到我的老祖母八十五歲過世，我携眷遠客外方為止，一向都是這樣辦。所以我對天竹、蠟梅、水仙，有着三十幾年的交誼，確屬非同泛泛。

抗戰軍興，我隻身輾轉西南，再談不到新年上客廳裏的陳設了。勝利後回到南京任事，與家人同住白鷺洲公園附近，這一年小除夕，又在夫子廟花市看到了天竹、蠟梅和水仙，如與老友久別重逢，覺得分外親切。毫不遲疑地買了一大捧回家，將天竹和蠟梅作瓶插，水仙則蓄之以瓷盆，爲了缺少五色石子，還特地去了一趟中華門外的雨花臺。可是僅祇短短的三個年頭，又以紅流泛濫而避地臺灣，部分家人則遷回故里。此後，我們誰也沒有往日的心情去過什麼舊曆年，更說不上什麼「歲朝清供」的天竹蠟梅共水仙了。

天竹子與羣芳譜

按天竹，一名南天竹，又名南天燭，是種常綠的灌木。在我們家鄉——常州，人家都非常喜歡種植它，俗謂種了可免火災，這大概是因爲羣芳

譜上有過「植之庭中可避火」這一句話而起，當然是沒有的事。

天竹在夏秋之間開小白花，結實纍纍，交冬之後，全變成紅色。楊巽齋詩云：

花發朱明雨後天，結成紅顆更輕圓。
王世貞詩：

「狎寒天竹亂紅多」

當臘殘雪霽，一穗穗紅得像珊瑚雕琢而成的小珠兒，襯托着綠色的羽狀復葉，和一簇簇尚未融化了的積雪，真是無比的艷麗。天竹子亦有黃色和白色者，雖是變種，但較名貴。不過我國舊俗，新年上甚麼東西都喜歡用大紅顏色，黃色或白色的天竹子，用於平時觀賞則可，用於新年作瓶插之用却不大合適。據老輩說：「假如將天竹子留在樹上過了冬天的九個『九』，折下藏起，和水糖一同煎服，治久咳有特效。」則此物不僅可以觀賞，而且是種良藥。

吾邑清代女詞家莊盤珠有首詞，調寄朝中措，咏天竹云：

「膽瓶淺水伴青松，也當一花紅。為怕鴉銜雀啄，曾教幾日紗籠。疑珠疑豆，

羣芳歇後，別有神工。多少爭時梅杏，偏他不受春風。」

所謂「幾日紗籠」者，便是因爲在天竹子成熟的當兒，有許多小鳥尤其是一種白頭公鳥，最喜啄食，必須護之以輕紗，始獲保全，否則要能留在枝上過九個「九」，那是相當煩難的。

友人陳定山「春申舊聞」記上海花事云：「至於天竹蠟梅，則在臘月送灶以後，最爲得意。城內的邑廟和三馬路的外國坟山，全插了竹影梅枝，讓祈年的紅男綠女，信婦虔婆，自來挑選，一枝天竹可以賣到番餅數元。」此則當年滬上天竹的身價，較之南京常州等地不知要高出若干倍了。

梅花品類與詠梅詩

蠟梅原名黃梅。宋熙寧中王安國有詠黃梅詩。元祐間，蘇東坡、黃山谷始名之爲蠟梅。范成大梅譜云：「蠟梅本非梅類，以其與梅同時，香又相近，色酷似蜜脾，故名蠟梅。凡三種：以子種不經接，花小香淡，其品最下，俗謂之狗蠅梅；經接花疏，雖盛開花常半含，名馨口梅，言似僧馨之口也。最先開，色深黃似紫檀，花蜜香濃，名檀香梅，此品最佳。蠟梅香極清芳，殆過梅香，初不以形狀貴也，故難題詠，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。此花多宿葉，結實如垂鈴，尖長寸餘，又如大桃奴，子在其中」。按馨口梅、檀香梅多有素心者，花蕊純白，惟九英即狗蠅梅花瓣尖而不圓，無素心者。

蠟梅性最耐寒，越是大冷天，越是有精神，

故前人句云：「雪裡冰枝破冷香」。又：「不足一番寒徹骨，那得梅花撲鼻香」；因此在亞熱帶的臺灣，却只有春梅而無蠟梅。這種蠟梅的香味，亦確足沁人心脾，瓶中插上三兩小枝，則一室芬芳。春梅之香多少帶有甜媚，此獨冷雋。袁中郎「花沐浴」云：「浴梅宜隱士，浴海棠宜韻致客，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妙女，浴榴宜艷色婢，浴木樨宜清慧兒，浴蓮宜道士，浴菊宜好古而奇者，浴蠟梅宜清瘦僧」。可謂別有會心。比見嶺南詩人曾剛甫有詠蠟梅詩：

「水晶欲刻鴛鴦翅，金粉私裁蛺蝶衣，記得小樓熏被夜，夢回官燭照橫枝」頗可誦。

蠟梅一名「黃姑」，楊萬里詩：「不爇烟火更爇蠟，化作黃姑購造物」。又名「小黃香」，楊詩又云：「來從真蠟國，自號小黃香」。三柳雜識則稱之爲「寒客」，均見嚴雲鶴「事物異名典林」。

花見水仙春光又到

至于水仙花，論牠的風格，恰似一位雅澹高潔不染纖塵的仙女。瓶史謂：「水仙神骨清絕，織女之梁玉清也。」從來詩詞作家，對牠都有好感，往往樂加吟詠。陳淳詩曰：

「玉面嬋娟小，檀心馥郁多。盈盈仙骨在，端欲去凌波。」

楊萬里詩：

「銀臺金盞談何俗，羣弟梅兄品未公

，寄語金華老仙伯，凌波仙子更凌空。」

吳文英詞：

「見幽仙，步凌波，月邊影。」

范成大詩：

「花前猶有詩情在，還作凌波步月看

朱熹詩：

「水中仙子來何處，翠袖黃冠白玉英

倪雲林詩：

「曉夢盈盈香水春，翠虬白鳳照江濱

李東陽詩：

「澹墨輕和玉露香，山中仙子素衣裳

，風裝霧鬢無纏束，不是人間富貴妝。」

梁辰魚詩云：

「一段凌波堪畫處，到今詞賦憶陳王

。句皆工麗，且多半皆以「凌波仙子」擬之。

水仙盛產八閩，在福建人家家庭中，每用牠來代表年節。所謂「花見水仙春又到」，故一般人看到磁盆裡有了水仙，便知新年已近。在我們小時候，也是這樣。每見大人們買了水仙回來，便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高興得了不得，原因是眼看著冬天已經過去新年又快來了。

清李笠翁是個極有風趣的人，他對水仙有特別好感，甚之以「性命」來看牠。他曾經說：「水仙花，余之命也。余有四命，各司一時：春以

水仙蘭花爲命，夏以蓮爲命，秋以秋海棠爲命，冬以蠟梅爲命，無此四花，是無命也，一季缺一花，是奪余之命也，吾不知此公假如生于今日之美國，四季有三季缺少這幾種花，試問他又將「何所託命」？

長物志云：「六朝人呼水仙爲雅蒜」，學圃餘疏云：「其性得水則不枯，故名水仙，亦稱金盞銀臺，千葉者名玉玲瓏」，其實千葉者宜于賞玩而香味反遜于單葉者，許多人皆以爲養水仙祇要有一盞寒泉和幾十顆石子，便可坐待開放，不知道牠原來也是生長在泥土裡的，而且有如普通蒜頭逐個分開。花農爲便于致遠，要牠成「品」，便在牠奇花初胎時，將其球根從泥裡起出，又用竹刀批切其兩邊，將大小五枚合成一組，而在中間貫以篾棒，使之長合如五指駢立，然後出售，冀得善價。實際上這種水仙，已經用人工改造過，不是牠的本來面目了。我們在古畫裡不是可以看到這種花原是種在地上，疏落有致，又何嘗是排列整齊，要用名瓷奇石將牠蓄養起供之案頭呢？福建漳州之圓山，（一稱員山）是產水仙最有名的地方，稱水仙花爲「水仙頭」，當地有首歌謠：「圓山十八方，面面出王侯，一面不封侯，出了水仙頭」，每年輸出國內外各地數量至多，憑以生活之花農亦頗不少，爲飲水思源計，故建有圓山祠，專祀水仙花神。

水仙花與神話故事

關於水仙，向來有好多神話爲之附麗。漳州民間傳說：「過去原沒有這種花，據說，從前有

個孝子，他的全部財產祇有半畝大的一塊水田，因此處境很艱難，這一年他年老的母親患了嚴重的病症，他爲了沒有錢爲她治病而傷心，坐在田邊呼着天放聲大哭，至于力竭倒地。朦朧間忽然來了個白鬚老者，給他一大把種子，告訴他只要將這些種子撒在田裡便能立致千金。他依照老者吩咐做了，不多幾時，果然發芽長葉最後開出從來所未見到的花朵來，遠近爭購，獲利無算。隨即延請名醫爲母療治病症，居然宿疾頓廖。他認爲這是仙人的賜予，因爲命名曰水仙。」另一個故事：那是「從前有個人家，父早故，遺下兩個兒子，大的是前妻所生，次的係後母所生。析產時後母存着偏心，將好的田地全給了她自己所生的小兒子，却將一區不能耕種五穀的低田分給了大兒子。可是大兒子是個很講孝道的人，非但不爭，而且毫無怨尤。只是田裡沒有出產，他貧窮得不能自存。一天，正苦飢寒交迫呼籲無門，却來了個仙風道骨的老年人，稱讚他是個好人，願意給予幫助，便隨手送他水仙花的種子許許，叫他種在那塊田裡。沒有幾天，種子發出嫩芽長成綠葉開出一箭箭的花兒來，香聞數里，購者紛集，因以小康。後來他在一處廟宇裡看到一個神像，和以前送他種子的老者一般面貌，問過人家，才知道這原是世俗所稱八仙之一的純陽真人呂洞賓。」

再又：「從前有位寡婦，含辛茹苦地養育着她惟一的遺孤。一天黃昏，兒子外出未歸，她正倚着門閭在盼望着他回家，這時却來了個瘦弱的病丐，向她求施捨。具有慈悲心的她，便將原來

準備給兒子作晚餐的那份菜和飯，全都給了這位乞丐。丐者食盡鼓腹，精神頓增百倍，而寡婦却在一旁流着眼淚。乞丐問她這是爲了什麼？她說：「想不到留給兒子一點食物，能救助了你，縱然兒子回來挨餓，我也心甘情願，我是因爲太高興而落下淚來的」。乞丐聽到她這樣說，心裡極爲感動，便走到她門前在她自有的田裡，將剛才吃下的飯和菜全嘔吐了出來，然後揚長而去。那一年之底，她的田裡便開出了清香奇異的花，遠近的人都來爭相購取，她就因此致富。人們紛紛傳述，那丐者一定是個仙人，便將此花叫作水仙」。這幾個民間傳說，都帶有教人盡孝卹貧的意義，因此流傳得頗爲普遍。

我在臺灣時，每當舊曆歲尾，常在花舖看到水仙，可是蠟梅和天竹則無有，這該是因爲土宜及氣候不適宜的關係。來到美國，也像臺灣一樣，沒有蠟梅，却有天竹，不知是何原因，枝葉茂密也能開花，却不會結子。有種能結一穗穗紅子，似天竹的樹木，却又並非是南天竹。我家園子裡有兩叢黃水仙，春初開花，較福建產水仙葉片既長且狹，花朵則略大。人家也有種着白色水仙花的，可惜全都沒有一絲香氣。翻開曆本，現在又快到中國的舊曆年了。我憶天竹，我憶蠟梅，我也憶水仙，我憶故鄉，我憶家人戚友，我憶：海外栖遲，童年難再，懷人憶物，我真不能無所感慨無所悵憾啊！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寫于舊金山灣區之

海華寓廬